



身份的建构： 解读美国华裔文学

卢 华◎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

卢 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 / 卢华著.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677 - 7041 - 6

I. ①身… II. ①卢… III. ①华人文学 -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019 号

书 名：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
作 者：卢华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朱进 梁静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1.75 字数：201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7041 - 6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印刷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95800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从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之日起,他们就把中国古老的文明、文学和传统文化带到了这个新的国度。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被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他们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

纵观华裔作家作品,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不断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身份表示一个人的归属,因之,研究华裔作家们对自己和所生存的世界的联系定位,对其文化身份进行探寻和认同,分析华裔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中的失落,对华裔文学及文化的建构、发展和完善都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文化认同对于华裔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关系到华裔在美国的生存现实。美国华裔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反对种族歧视,争得平等,争得美国社会的其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当时美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多华裔为了生存的需要,拼命地想忘记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来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了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以遗弃自身的中国文化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

本书通过分析赵健秀、黄忠雄等人“还我美国”的“生民视角”文化认同,解读他们独特的华裔情感。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斗士的华裔作家赵健秀猛烈抨击白人和种族主义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带种族偏见和歧视的刻板形象,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打破主流文化塑造的失去男子汉气概的刻板中国人形

象,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他们从反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压迫,从固守和弘扬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身份和文化的认同。

按照汤亭亭、谭恩美对文化的动态本质的理解和揭示,文化认同从来都不是一种实现了或者说是完成了的一种自我状态。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动态的、应变的、松散的文化认同观。因此,华裔文化从本质上讲只能是杂合的,文化认同基本上也是杂合的,具有包容性、异质性、间际性和和多重性。他们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异质文化从相互拒斥否定、碰撞质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的进化过程。

从最初的不顾一切地与白人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认同,全然排斥民族文化和带有任何民族文化痕迹的象征物的极端行为,到赵健秀强调的与生俱来的华裔情感和他们对颠覆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努力,再到民族视角通过阐述华裔文化的间际性,试图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证明华裔建立多样性认同的可能性,华裔的文化认同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艰苦思索和不懈努力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置身于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寻求自我确认和争取生存位置的生存策略。

正如霍尔所言,文化认同是个逐渐“成为”的过程,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变化的一个不断追求和完善的过程。(《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薛红,2009)在后现代消解中心与边缘话语的对立,寻求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文化身份绝非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应该得到不断的运动 and 发展的概念。这一点在以后的华裔文学作品中会有更丰富的体现。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综述	(1)
第一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和归类	(1)
第二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5)
第三节 美国华语文学的主题和素材	(10)
一、《考验》:华人在美国学术界的经历以及对犹太人的看法	(10)
二、为谋生而挣扎对唐人街华人的影响	(16)
第四节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	(30)
第五节 早期华人移民的呼声:恳求宽容,抗议歧视	(34)
第六节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整合之路	(37)
第七节 社会性别身份与美国华裔文学	(41)
一、社会性别身份与文学批评	(41)
二、美国华裔文学中社会性别身份研究的意义	(45)
三、解构美国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	(48)
四、美国华裔女性主体的建构	(50)
第二章 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	(53)
第一节 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及其作品	(53)
第二节 黄玉雪的双重属性探索与构建 3	(57)
第三节 汤亭亭的焦虑和误读	(61)
第四节 汤亭亭的妇女观	(65)
第五节 伍慧明对文化属性的思考	(69)
第六节 谭恩美的自我东方主义叙说	(75)
一、反东方主义面具下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艺术效果	(76)
二、面具后的后殖民心态	(85)

第三章 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的几种理论视角	(88)
第一节 跨文化实践中的东方主义话语	(89)
一、东方人的东方主义	(89)
二、“第三世界批评”的东方主义逻辑	(92)
三、“理论旅行”中的东方主义问题	(94)
第二节 华裔文化认同的早期回顾	(95)
第三节 “开化”华人的文学作品: 改善华人形象以求主流社会的 理解与接纳	(102)
第四节 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书写中的“生民视角”	(108)
第五节 民族视角	(116)
第六节 离散视角	(121)
第七节 对三种视角的再思考	(124)
第四章 美籍华裔文学新希望	(127)
第一节 人物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127)
第二节 淡化族裔身份重新“定义”美国人	(130)
第三节 解构族裔身份的刻板印象	(132)
第四节 任璧莲小说中的身份流动	(133)
一、表演性身份	(137)
二、身份表演中的悖论	(139)
三、美国少数族裔对身份的普遍追求	(141)
四、不同的时代, 同样的美国梦	(142)
第五节 跨越藩篱, 追求多元	(144)
一、寻求身份的平衡点	(144)
二、多元文化的追求	(145)
第六节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 多元化的声音	(148)
一、“关公”大战“花木兰”——赵、汤之争	(151)
二、美国华裔文学情感之争论	(154)
第七节 第二代华裔作家的自传: 在美国社会中寻求一席之地	(159)
一、《父与子》: 与“东方文化”决裂的自传	(161)
二、《华女阿五》的故事: 成功的女儿, 模范的族裔	(169)
参考文献	(179)

第一章 综 述

第一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和归类

以“大熔炉”著称的美国接受了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逐渐融合他们带来的文化,形成美国主流文化。然而这并不是说外来文化已经完全被同化。这些外来文化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在美国文化中求同存异。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民族力量和文化特色也逐渐显示出来,慢慢地在美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现在的美国形成了以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像美国基督教文学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小说家斯托夫人的经典之作,也是美国 19 世纪 30—50 年代废奴文学的代表作。如美国犹太文学代表人物索尔·贝娄(Saul Bellow)就是其中一名健将。他勤劳耕耘,著作颇丰,于 1976 年获得世界文学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受欧洲的现代派文艺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及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发展。又如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1961)而声名鹊起,成为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美国黑人文学不甘示弱,奋起直追。《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1952),《土生子》(Native Son, 1940)和《紫色》(The Color Purple, 1982)等作品已经家喻户晓。而美国华裔文学以其特有的内容,经过艰苦、坎坷的奋斗,终于在美国文学中脱颖而出。

那么,如何界定美国华裔文学呢?它是否包括美国华人的所有作品,不管其主题如何,或者包含那些以华人为主题的作品。有些人主张那些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的华人所创作的作品均可纳入,而有些人赞同只有那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的作品才能入围。2000 年 11 月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召开“全国美国文学研讨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时,东道主解放

军外国语学院姚乃强教授作了“定义的困难和归类的困惑——谈文化批评与当代美国作家的归类”的大会发言,认为简单地用种族、阶级和性别作出归类,不能全面地、完整地反映出美国作家的真实面貌。此语激起千层浪,许多与会代表以此为依据,就美国华裔文学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怎样界定美国华裔文学,其范畴和外延何在,什么作品才称得上美国华裔文学等。本节拟针对这几个问题,从定义、范畴和命名等方面出发,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界定和归类。

由于华裔文学是亚裔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可以从一些知名的评论家对美国亚裔文学的定义得到启示。美国华裔作家和评论家赵健秀(Frank Chin)在《哎呀! 亚裔美国作家选集》中把华裔作家分成两类:归化(美国化)的华人作家和美国华裔作家,其评判标准是作家本人是否“产生美国华裔感性”,而不是作家本人的出生地。在1991年出版的《大哎呀! 美国华裔日裔文学选集》中,赵健秀进一步指出,第一代在美国出生、使用英语进行创作的华裔作家接受白人有关华人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皈依基督教,以自传等迎合白人口味,是假华裔作家,如黄玉雪、汤亭亭和谭恩美等,而真正的华裔作家都致力于打破白人的刻板形象,如水仙花、张聚芳等,因为他们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建立起美国华裔文学的英雄传统。黄秀玲认为 Asian American 本身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它不单纯是固定所指物的标签,也是一种符号,是多元政治和文化力量争执的场所:“‘美国亚裔’这个术语本身就很复杂:它调节所有影响亚裔日常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竞争力量。这个术语用于日常生活会出现不确定性。虽然在公共场所,‘美国亚裔’已经日益为人所接受,但是私下里大部分美国亚裔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亚群。而且,这个术语既可指‘美国出生的亚裔’,也可指‘亚洲人和白种人的混血儿’。即使是该族裔内部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也无法指望能有一致的用法,而必须根据其语境来界定其意义。”

林雪莉和林英敏则认为,文本本身日趋稳定,美国亚裔文学研究应从历史纵深方向来研究,不断发掘挽回被埋没的文本。因此,这个有意义的文本也包括用亚洲各国语言创作的作品、前往美国的亚洲游客的见闻、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一代美国亚裔的自传、华工的工作歌谣、天使岛被拘留者所作的诗歌,以及40年代集中营里美国日裔所发表的作品等。金伊莲则从另一角度来界定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我把美国亚裔文学定义为由美籍华人、日本人、朝鲜人和菲律宾人后裔用英语所创作的作品”。她不仅排除了在亚洲

的作家甚至是用亚洲各国语言创作的有关美国经历的作品,而且还排除了美国亚裔用英语创作的有关亚洲的作品,除非是用来揭示美国亚裔意识。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争论的焦点是地缘、血缘与语言。其实 Chinese American 一词已经道出其中奥妙:这是一种双重联系、双重属性,只是 American 是中心罢了,即 Chinese 是根,是 American 产生的基础, American 是果,是 Chinese 的归宿。如果将其割裂,在美国的 Chinese 会变成有根无果,没有作为,而 American 则成为无根之果,难以长久。因此,广义上的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应该包括定居在美国的华裔、华人(不管其出生何处)用英语或者中文创作的描述其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和奋斗历程的文学作品。而狭义上的美国华裔文学则强调出生、生长或者定居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美籍华人用英语创作、描写其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和奋斗历程的文学作品。至今为止的主要美国文学史、选集等均只收录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尽管美国的多族裔文学发展迅猛。

因此,“美国华裔文学”这一术语至少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它是美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从族裔这一视角将它归类,既有别于美国非裔文学、美国犹太文学和美国印第安文学,同时,又同它们一起构成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成为美国文学的一支主力军。其次,这些作品不仅描写美国华裔的生活体验,如两种文化的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困惑、追寻属性、实现美国梦等,构建美国华裔文化,同时也挖掘其先祖在美国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打破静音,重构历史。第三,美国华裔文学出自那些定居在美国的华裔、华人(不管他们是在美国出生,还是中国出生)用英语创作出来的作品;或者那些出生、生长或者定居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华人后代、美籍华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另外,如何翻译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实 Chinese American 这个词的外延极广,不仅包括华人、华工、归化的华人、旅美华人、美籍华人,同时也包括这些人在美国的后裔等。同时,在美华人的属性有多种说法,如中国人(Chinese)、美国的中国人(American Chinese)、归化的华人(naturalized Chinese)、美国化的中国人(Americanized Chinese)、移民中国人(immigrants Chinese)、美国华裔(Chinese-American,后来弃掉连字符,成为 Chinese American)和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等。一个内涵如此丰富的词语很难在中文里找到一个与之匹配的对等词。然而,再难的词也要根据其主要意思翻译出来。由于新生的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中

的许多作家都是华人后裔,所以只能勉强地将其译成“美国华裔文学”,以别于华人文学或者华文文学。

目前国内对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看法比较一致的是,都认为是华裔文学,只是两个词摆的位置不同而已,有的译成“华裔美国文学”,有的则译成“美国华裔文学”。台湾学者主张按照英语顺序,译成“华裔美国文学”,并对此领域做了相当可贵的探索与研究,举办专题研讨会,如“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和“再现:第二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等。大陆学者中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吴冰教授和南京大学张子清研究员为代表,他们主张使用“华裔美国文学”。吴冰教授在其《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中,以及她创办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都使用“华裔美国文学”。张子清研究员在早期的研究中使用“美国华裔文学”,如他为《女勇士》中译本所作的总序题目就是“美国华裔文学”。后来,他改用“华裔美国文学”,如发表在 2000 年第 1 期《外国文学评论》中的“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当笔者与他交谈,问起其中的转变时,他说由于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界定难度较大,因此只好根据其英文顺序来翻译。“美国华裔文学”这个支流是美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有别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等。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一般先说大的,再说小的。所以“美国华裔文学”比较符合中文的表达法和逻辑思维。“美国华裔”与“华裔美国”的内涵与外延均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美国,这些华裔是美国的一个分子,只是不同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如美国非裔、美国日裔等;而后者则强调华裔,以区别于华裔英国(人)、华裔澳大利亚(人)等,并非像英语一样强调其美国性。在美华人的后裔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可这并不等于说她(他)们就是中国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他)们只是华人的后裔,是美国公民,并非中国公民。其次,这些 ABC(美国出生的华裔, American-Born Chinese)脑海中的中国并非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而是通过新闻媒体、书本、父母的故事等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模糊印象。其心中的中国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一个满目疮痍、一片凄凉的国度。华裔不是中国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可以跟中国和中国文化断绝关系,因为,正如赵健秀所说的,“不管我们的穿着、讲话和行为举止形式有多白,我们始终成不了白人”。其实,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也是想象的——是个机会均等、实现理想的场所。然而,在现实社会里,跟白人相比,他们却要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努力才能取得同样的成就。作为作家,他们只能充分利用这

个血缘关系,开采中国文化,展示本族裔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与霸权话语相抗衡。

第二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华人移居美国最早记录是 1785 年,而大规模的华人移居出现在 1849 年之后,即美国的淘金热。随着这批华人的迁徙,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逐渐冒现。黄山(Wong Sam,音译)和他的助手于 1875 年用中英文发表了《英汉手册》(*An English-Chinese Phrase Book*)。此手册的目的主要是对付当时的反华法案、种族歧视和美国社会习俗。黄山和他的助手将其在美国的经验记录下来,内容包括生意策略,如何对付刑事法,如何和白人打交道等。这些经验有利于华人在陌生的国度中生存下去。1887 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李恩富(Lee Yan Phou, 1861—1938)发表《在华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这是美国华裔文学第一本自传。1912 年,水仙花(Sui Sin Far, 1865—1914)的《春香太太》(*Mrs. Spring Fragrance*)发表后成为第一部美国华裔小说。由于排华、反华政策变本加厉,华人的处境日益艰难。1892 年全年竟无一名华人进入美国。美国的这种排华运动竟然持续到二战期间。由于当时中国和美国的盟国关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国会终于在 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这样,长达 61 年的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悲剧才被中止。在这期间,华人几乎在美国销声匿迹,更不用说进行文学创作,因为多说几句话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开始学习创作的华裔先从自传起步,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自传文学,美国华裔叩开了美国文学的大门,正如翁尼(James Olney)在评述黑人文学时所说的,“黑人的历史多保存在自传中,而不在正规的史料中。自传为黑人作家开了一道门,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张芳,《大家》,2012(9):188-188)一般来说,刘裔昌(Pardee Lowe)的《虎父虎子》(*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3)是美国华裔用英语撰写的第一部自传。

此部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全书共三十三章,都以父亲来命名,如“父亲取名”(Father Picks a Name),“父亲进城”(Father to Town)等。而全书写的是作者的成长过程。而对父亲的排斥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也就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刘裔昌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

白人教育,因此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不够美国化,莫名其妙。对刘裔昌而言,中国的事物都是令人厌恶、无法接受的,而美国的事物却是令人神往、无法抗拒的;中国是落后的象征,而美国却是现代化的化身。然而,这只是他的美国自我。他的中国自我则认为美国是野蛮的。这两个自我互相斗争,互相排挤。一方要进入美国主流文化,被美国化,而另一方却要守住中国的根。这场斗争的结果当然是以刘裔昌的胜利而告终。他和一个美国姑娘私自结婚,因为他担心父亲不承认这门亲事。而在传记的最后,他父亲不但接受了这位美国媳妇,而且还为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感到骄傲。父亲的同意说明反映在他身上的中国文化逐步被儿子所追寻的美国文化所融合,这两种文化终于在作品的结尾中从冲突走向融合,从矛盾走向化解。

黄玉雪于1945年发表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是一本由华裔创作的广为流传的自传。此书主要描述作者本人摆脱父亲及家庭的控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追求女性独立,在美国社会中以个人的努力而出人头地的奋斗历程。书中很大部分用于叙述父女之间的冲突。父亲不让她上大学,因为他认为女孩无须接受太多的教育。在有关个人前程的问题上,黄玉雪表现出其坚强的一面。她和父亲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她抗议说:“即使生为女人,我也不可只为了养儿子而去嫁人。我是一个人,而不只是女人!”(黄玉雪,1945,《华女阿五》)此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并不排斥中国文化。黄玉雪意识到正是她的中国菜为她赢得白人的欣赏。她替系主任做了丰富可口的中国菜,成为来宾关注的热点。她为中国的丰富文化遗产和四大发明而骄傲,认为华人强于白人。此书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重视。(黄玉雪,1945,《华女阿五》)1951年,美国国务院“领导和专家交流项目”组织环球旅行,为期四个月,而黄玉雪作为一名成功的美国女华裔的典范而入选。

目前,美国华裔文学中最有成绩的首数汤亭亭(Maxim Hong Kingston)。她于1976年发表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有的译成《女战士》或《巾帼英雄》等)是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自传。该书当年面世就荣获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克林顿总统称赞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名作。作者汤亭亭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她周围的女性生活融汇在作品中。此书的一大特点是,虽为自传,大部分却是关于她母亲、姑姑、姨妈的故事。有的评论家认为

这本书写的不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而是美籍华人的故事,而有的评论家却认为书中展现的是多重的自我,以表现汤亭亭的多面个性,显示人是不可捉摸的。同样是在重男轻女、“养女不如养鹅”的氛围中,这些女性所展示的性格却大不相同。花木兰代父从军,战功显赫,显示出其中帼英雄气概。作者的母亲英兰正是花木兰的化身。她追求自己的目标,追求自己的学业。那张医科文凭证明了母亲努力向上的精神。她又远渡重洋,千里寻夫到美国,凭借自己的双手在这个异国他乡构筑起自己温暖幸福的家庭。与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姨妈月兰的软弱。当她到美国寻夫时,发现丈夫已经另娶家室。软弱的月兰不敢抗争,结果以发疯告终。无名氏姑妈虽有反抗精神,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在丈夫出洋多年时竟然怀孕产子。不仅村上的人砸了她的卧室,而且她的家人与她断绝关系。可叹的是,她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投井自杀,进行无声的反抗。这三种不同的妇女生活模式告诉我们,社会环境很重要,而关键是自己。只有自己奋发图强,不畏强暴,女性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而这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黄玉雪,1945,《华女阿五》)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描写鬼的故事。在这里“鬼”是个双关语。它不仅意指中国鬼的故事,而且也指涉白人。因此,该书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儿的童年回忆”绝不仅仅暗示事实与虚构、幻想与现实、个人故事与他人故事等,而且指出,一个生长在两种世界中,即华人世界和白人世界的女孩所经历的双重文化背景。这个女孩处在华人家庭的小氛围中,生活在白人社会的大氛围里。这个意象暗示她生活在白人社会里。她幻想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既能杀敌立功,事业有成,又能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花木兰,同时也是作者本人追求的目标。(汤亭亭,1976,《女勇士》)

其他的自传还有汤亭亭的《金山勇士》(有的译成《中国佬》, *China Men*, 1980)描述汤家爷爷、父亲和弟弟在美国的创业过程。李金兰(Virginia Lee)的《太明所建之屋》(*The House That Tai Ming Built*, 1963)描写太明的成功成为其他在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华人的榜样。徐忠雄(Shawn Wong)的《家》(台湾译成《天堂树》, *Home base*, 1979)通过交错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使主人公和曾祖父、祖父、父亲轮流叙事,把华人在美国的悲惨经历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朱路易(Louis Chu, 有的用其中文名字雷霆超)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 1961), 是“第一部以不具异国情调的华埠为背景的美国华裔小说”。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展示了美国华埠在结构上的变迁——从光棍社会转变到家庭社会。王华记和雷公代表传统的华埠文化, 他们的妻子都在中国, 成为没有太太的男子或结过婚的光棍。王宾来和雷美爱分别是王华记和雷公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俩结婚, 完成父亲的心愿。由于宾来以前的放纵, 新婚不久便阳痿了。这一意象体现了整个华裔的畸形社会。美爱寂寞难耐, 与阿宋通奸怀孕。小说结尾处, 宾来服用中药, 如愿以偿。他和美爱离开纽约, 前往旧金山, 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朱路易, 1961, 《吃一碗茶》)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不以白人的刻板形象来描述华裔的小说刚出版时受到白人的攻击, 说它结构松散、人物刻画不全面、语言粗俗等。1979 年再版时, 华裔作家陈耀光(Jeffery Paul)作了介绍, 文学界才开始重视, 认为作品如实反映华埠社会, 笔触间感情真挚, 广东四邑方言用得准确生动。美国华裔不知该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还是守根于中国传统。因此,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迫在眉睫。汤亭亭认为 Chinese-American 中的连字号不好。她提出, 去掉连字号后, Chinese 变成了形容词, 修饰后面的名词。这样 American 就成为这个词组的中心, 强调了美国性。任璧莲于 1991 年发表的《典型的美国人》又提出了新的版本。拉尔夫和妹妹特丽萨在二战之后到了美国, 他们受到金钱万能的影响, 追求金钱。在他们眼中, 典型的美国人象征自私自利、讲究实惠和追求性自由等。尽管受到格罗弗的欺骗, 拉尔夫在扩建经营炸鸡店时惨遭失败, 但是他没有气馁, 勇敢地站起来, 继续走下去。

任璧莲的另一部新作《希望之乡的莫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 描述了第二代华裔, 也就是典型的美国人, 对自己梦想的追求。“我是谁”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主人公莫娜。她发现自己和母亲海伦的差距越来越远, 因为她自己觉得“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母女间的关系已经白热化了, 海伦要求莫娜要么在家乖乖听话, 要么就离开这个家去当她的美国人。莫娜被迫离家出走。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后, 海伦终于做出让步, 接受了莫娜的追求, 因为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头脑。这样, 莫娜追求属性的梦想实现了, 成为名副其实的典型美国人。(任璧莲, 1996, 《梦娜在向往之乡》)

由于篇幅的限制, 其他小说家和作品无法逐一介绍, 如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之书》(*The Fifth Book Peace*, 2003), 李健孙(Gus Lee)的《中国仔》(*Chi-*

na Boy, 1981), 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灶君婆》(*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百种神秘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等。戏剧虽然没有小说那么繁荣,但也不可忽视。赵健秀(Frank Chin)的戏剧《龙年》(*The Year of Dragon*, 1974)描写华人华埠文化,填补了华裔戏剧的空白。《龙年》是第一部在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亚裔戏剧。第一,华人、华裔文化不能模仿白人文化或黑人文化;第二,华人、华裔不能被迫接受单纯的“美国人”或“中国人”模式;第三,华人、华裔不能被当作“模范少数族裔”来对待。华裔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以不同年代的华人为切入点,表现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环境中所做的种种努力,以便认同于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新移民》顾名思义,描写新到美国的华人土里土气,不懂英文,思想和行动都和美国社会格格不入,引起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裔(ABC)的不满,并发生冲突。这样,巧妙地谴责东方主义、族裔隔离和种族暴力。《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构思巧妙。一位法国大使满脑子都是蝴蝶夫人的刻板形象。当他看完戏后,中国男演员去掉化装,露出真容,可他还是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认为他自己看到的是有关蝴蝶夫人的神话,而不是中国男人。他们依据自己所谓的优势文化,无法接受其他族裔文化。《航行记》(*The Voyage*, 1992)并没有直接描写华人,而是叙述地球人和外星人互相合作,共同创造出新文化,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沉思。作者充满乐观地展望未来,希望白人(地球人)能够和华人(外星人)和平相处,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美国华裔在诗歌方面的成就相对逊色于小说和戏剧。1980年,由三位天使岛移民后裔麦礼谦(Him Mark Lai)、林小琴(Genny Lim)和杨璧芳(Judy Yung)将其编译成《岛:1910—1940间天使岛上中国移民的诗歌和历史》(*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1980)。1991年,王灵智和赵毅衡编选了《美国华裔诗选》(*Chinese American Poetry: An Anthology*),将22位年轻华裔的诗歌收入,其中有姚强(John Yau)、梁志英(Russell Leong)和张集芳(Diana Chang)。作为第三代华裔,梁志英敏感而又忠实地描写他们那一代人的感受。他的“蛛网”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中国文化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著名旅美作家董鼎山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既是个种族多元的国家,作家的种族分类也是难免的。以前我曾多次讨论犹太作家、黑人作家,现在华裔作家如果出人头地,也必会受人注意。”随着多元文化的发

展,美国华裔文学必将有质的飞跃,像美国犹太文学和黑人文学一样,为广大美国读者所接受,引起更多理论家的关注。

除了在美国本土的蓬勃发展,华裔美国文学和亚裔美国文学还跨越了国界,受到了亚洲、欧洲国家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域外的研究视角大大丰富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增强了这个学科分支的活力。1987年,德国出版了第一本华裔美国文学评论的专著——《写在墙上的作品》。1996年,美国《HCM:亚裔美国文化批评杂志》发表了一个欧洲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专刊,刊登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从方方面面面对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欧美研究所近年来组织多位专家学者召开了几次华裔美国文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整理成集,出版了《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1993年及1994年)论文集。其中有单德兴的《析论汤亭亭的文化认同》,张小红的《杂种猴子:解构族裔本源与文化遗产》,康士林的《七十二变说原形——〈孙行者:他的伪书〉中的文化属性》,何文敬的《延续与断裂:朱路易〈吃一碗茶〉里的文化属性》,李有成的《〈唐老鸭〉中的记忆政治》,廖炳惠的《游离族群与文化认同:试论黄哲伦的〈航行记〉》等。这些造诣很高的知名专家、学者在论文中都发表了自己对华裔美国文学中华裔文化认同的阐释。单德兴教授还出版了两本专著——《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学论集》(2000年)和《“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2006年),代表了台湾华美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三节 美国华语文学的主题和素材

美国华语作家是华人移民的代言人。由于他们的作品的主题与美国华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并且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华语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华语作家旨在讲述美国社会中华人移民所关注之事,因此,他们的作品主题和素材为美国华人移民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不可或缺的概念框架,此框架有助于理解形成并影响华人移民生活的动力和思想。虽然美国华语文学作品的主题不一,手法各异,但总体看来,影响华语作家创作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种族、阶级和性别。

一、《考验》:华人在美国学术界的经历以及对犹太人的看法

美国华语文学有若干作品反映了华裔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生活,尤其是